

琴

書

大

全

琴書大全卷第十一

金臺蔣克謙國光

古濠湯之訓元若校

曲調上

論音

琴史曰音之生本於人情而已矣夫遇世之治則安以樂
逢政之苛則怨以怒悼時之危則哀以思此君子之常情
也出於情發於言形於聲若影響之速也然君子之情雖
安以樂而不忘於戒勸雖怨以怒而不忘於忠厚雖哀以
思而不忘於扶持故其為聲亦屢變而數遷不可以為常
也善治樂猶治詩也亦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夫八音之中

惟絲聲於人情易見而絲之器莫賢於琴是故聽其聲之
和則欣悅喜躍聽其聲之悲則感頰愁涕此常人皆然不
待乎知音者若夫知音者則可以默識群心而預知來物
如師曠知楚師之敗鍾期辨伯牙之志是也古之君子不
徹琴瑟者非主於為已而亦可以為人也蓋雅琴之音以
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攄發幽憤感動善心而人之聽之者
亦皆然也豈如他樂以蹈心埋耳佐歡悅聽以為尚哉古
之音指蓋淳靜簡畧經戰國暴秦工師逃散其所失多矣
然其故曲遺名傳者尚多琴操所紀皆漢時有之也故劉
昆知清角嵇叔夜所謂初涉淶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
詠微子又言其曲引有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游絃皆

叔夜所常為者今人亦罕知之矣夫蔡氏五曲所謂遊春
淶水坐愁秋思幽居者也今人以為奇聲異弄難工之操
而叔夜特謂之謠俗之曲且曰承閒窳乏亦有可觀蓋言
其非古也漢儒所制尚且非古况於魏晉之曲乎宋世有
琴工稽元榮羊蓋之儔率造新聲去古益遠柳吳興常以
歎恨乃著清調論并上樂議今逸矣惜哉唐世琴工復各
以聲名家曰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宋翟柳胡馮諸家聲
師既異門學亦隨判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雖然古樂
之行於人者獨琴未廢有志於樂者捨琴何觀安得夔曠
之徒與之論至音哉原於古作論音

審調

琴史曰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均以作樂故十二律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頌而作樂之能事畢矣夫琴之為器也律呂備焉八十四調存乎其中矣三代之時律正樂行士君子舉知樂度之而立曲拊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律樂兩隳舊音略存而傳習者獨患不及况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而已哉其九均之音豈有不通遭亂湮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氏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寔遠而遺弄寔亡耶夫近世樂道之士或好於琴聊以娛養性情而已至於學釋道者雖

多從事於此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爲繁聲淫韻以悅人聽而已其知樂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嗚呼安得知樂之君子與之審調以制音哉述於均作審調

聲歌

琴史曰古之絃歌有鼓絃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絃者其歸一揆也蓋古人歌則必絃之絃則必歌之情發於中聲發於指表裡均也周禮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夫以六詩協六律此鼓絃以合歌也古之所傳十操九引之類皆出於感憤之志形之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於是援琴而鼓此作歌以配絃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典樂教人之叙也以

聲依詠則節奏曲折之不失也以律和聲則清濁高下之必正也惟達樂者為能絃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絃歌之取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為琴曲也至漢世遺音尚存者惟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獨文中子嘗閱時之亂泫然鼓蕩之什世所以不傳而能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琴家所謂操弄者皆無歌辭而繁毅以為羨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懽欣耳稽諸事作歌聲

琴調

樂書曰古者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神示三曰議風誠四曰妙心察五曰制聲調六曰流文雅七曰善傳寫

故宮調五弄蔡氏所撰其意恢宏合律剛柔相應可類禮
記周易商調四弄四人所制研究其理褒貶稱善可類春
秋嵇氏四弄曾附正聲可類尚書廣陵散寓憤歎諷刺可
類毛詩胡笳韻出殊常與正聲偕行可類文選雜弄等曲
各述其志可類小經子史正女所撰四德俱備可類女孝
經女誡後世專以聲論才藝其優劣亦可知矣宋衛陽王
義季鎮京口戴顓為之鼓琴並新聲變曲其遊絃廣陵止
息三調皆與世異太祖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
何嘗白鵠二聲以其一調踰焉清曠其深於琴調者歟梁
柳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而著清調隋鄭譯更脩七始之
義而為樂府聲調君子不取也

琴曲上

樂書曰夫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曲之師長也古琴曲有歌詩五篇操二篇引九篇其歌詩一曰鹿鳴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也二曰伐檀魏國女關傷怨曠而作也三曰騶虞召國女傷失嘉會而作也四曰鵲巢邵國男悅正女而作也五曰白駒衰世失朋友而作也其操十有二一曰將歸孔子之趙聞殺犢鳴而作也二曰猗蘭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也三曰龜山孔子因季桓子受齊女樂而作也四曰越裳周公為其重譯來享而作也五曰拘幽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六曰岐山周人為太王而作也七曰履霜尹吉甫子伯奇傷無罪而作也八曰雉朝飛牧犢子感雙雉而作

也九曰別鶴商陵穆子傷父母奪志而作也十曰殘形魯子夢狸而作也十一曰水僊伯牙為僊舞而作也十二曰懷陵伯牙為子期而作也其三引一曰列女楚樊姬所作也二曰伯姬魯伯姬所作也三曰正女魯漆室女所作也四曰思歸衛女所作也五曰霹靂楚商梁遇風雨而作也六曰走馬樗里牧恭為感天馬而作也七曰箜篌霍里高所作也八曰琴引秦屠門高所作也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也自餘歌詩操引不可勝紀要其大致亦不出乎此然以詩推之鹿鳴之燕群臣伐檀之刺貪鄙騶虞之美王道成鷓巢美夫人之德白駒刺宣王之不用賢與是說不類矣豈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詭為之說歟

琴曲下

樂書曰昔人論琴弄吟引亦多矣有以孔子撰之者獲麟
將歸畏匡厄陳之類也有以伯牙製之者望仙懷陵流水
派泉之類也有以嵇康為之者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
也有以劉琨為之者登隴望秦竹吟風袞松露悲漢月是
也胡笳五弄趙師所脩有以明君為之者平調清調瑟調
蜀調胡笳吳與杜瓊是也然觀琴調操引有宮引商引角
引徵引羽引平調引有林宮林商林角林徵林羽是琴音
之用不出五聲而已後世兼以二變四清定絃數多寡其
為智亦踈矣

玉譜五調名

琴律發徵云有及徐氏玉譜五調名者此乃以諸律之應十二辰因其時而為之名也子丑寅三正之始於冬春之交位北方故黃鍾大呂太簇為正始調卯辰於春位東方故夾鍾姑洗為青華調巳午未於夏位南方故仲呂蕤賓林鍾為朱明調申酉於秋位西方故夷則南呂為顯沈調戌亥於秋冬之交陰極而陽將復乾以剛健得位於中故無射應鍾為拱乾調此徐氏名調之說舉其大槩如此然其意所在寔欲於子丑寅之月則操黃鍾大呂太簇三律調曲其下各隨逐月之辰操其律之調曲則亦謂聲之沈高繫乎律之長短律之長短繫乎氣之深淺氣之深淺又繫乎時之先後然則曰聲曰律曰氣曰時其有不相關繫

者乎故以其時操是聲合是律則其氣之種又豈有不應者乎四者在天地間未始相離也嘗徵之所見用紙作小條長約二分許摺為小叉或捏燈草心為之亦可浮加琴一絃上却扣六絃散聲則其紙叉震動跳躍為其律之同而聲之相應故也且二絃於一絃為最近扣二絃及他絃紙叉皆不動惟扣六絃則動可見同律之妙又以紙叉加之第一絃扣七絃則動又按外絃以紙叉加之扣其內絃散聲之均同者則亦動其理益可見矣又徵之所聞通典注謂洛陽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恠懼成疾曹紹夔索盛饌為除之俄擊齊鍾磬復作聲招夔食訖出懷中錯鏞磬數處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聲與鍾律

合故擊彼此應且鍾之與磬二器也又在二所本無相為
用以律之同猶且應之况聲與律與時皆合氣之和安得
不應之或又謂用得黃鍾正聲之律於其月中氣之正吹
之一室之內則一室之內凡中虛有竅之物皆同然有聲
應有此理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之謂也獨世之所
難者不得黃鍾之聲耳黃鍾之聲正諸律皆正矣欲得黃
鍾之聲正非候氣不可是黃妙處又豈一言遽能盡之哉

玉譜二十五調

琴律發微云或問徐氏玉譜何以止有二十五調蓋律有
十二而琴之絃惟五配五聲以十二律被之五絃或三律
共一絃其絃法既同則其為聲法亦無異五絃各為一宮

一言備五聲各一調是以共止有二十五調今開具如后

黃鍾大呂太簇三律共絃法該五調

夾鍾姑洗二律共絃法該五調

仲呂蕤賓林鍾三律共絃法該五調

夷則南呂二律共絃法該五調

無射應鍾二律共絃法該五調

以上五宮絃總該二十五調或者又謂且如黃大太三律既共絃法其聲法又無異則三律之聲皆無高下乎是不然蓋惟絃法與聲法同耳若其聲之高下自是不同今祇比一琴但以管色定其聲為某律促其絃合之則便見得其聲不同矣而其為絃法及製調之聲法則未嘗不同也

餘律之共絃法者皆可類推故琴雖止有五絃六七又為清聲而十二律六十調自然隱在二十五調之中矣若必欲一時全備六十調則必須辨十二琴應十二律然後可也

製曲通論

琴律發微云樂有曲微曲蔑以為樂扶來立本之屬邈不可稽四代之盛吳公子札得觀於魯顧其曲猶在也嬴氏變更古樂淪廢八音之絲為琴瑟瑟制已非古琴幸獲傳夫琴其法度旨趣尤邃密聖人所嘉尚也琴曲後世得與知者肇於歌南風千古之遠稍誦其詩即有虞氏之心一天地化育之心可見矣矧當時日涵泳其德音者手風雅

頌被之絃歌即曲也皆緣辭而寓意於聲如文王操太山
流水則類皆於聲而求意所尚初不在辭也漢晉以來固
有為樂府辭韻於絃者然意在聲為多或寫其境或見其
情或象其事所取非一而皆寄之聲後亦有寔亡所得妄
加之名為街衢討者斯亦不足算也已且聲在天地間霄
漢之籟生碧谷之響雷霆之迅烈濤浪之舂撞萬竅之陰
蹠三春之和應與夫物之飛潛動植人之喜怒哀樂凡所
以發而為聲者洪纖高下變化無盡琴皆有之唯明知之
士能取琴之所有以著其妙是豈造次所可為者姑以琴
之為曲舉其氣象之大槩善之至者莫如中和體用弗違
乎天則未易言也其次若冲澹渾厚正大良易豪毅清越

明麗鎮栗簡繁樸古憤激哀怨峭直竒投各具一體能不
逾於正迺善若夫為艷媚纖巧唯煩趨偏瑣雜踈脫惰慢
失倫者徒墮其心志君子所不願聞也古初制律所以定
聲文之以五聲所以為曲豈徇欲任意為之樂記曰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聲成文謂之音人心不正斯為滯濫之音
矣是故凡製曲者不可以違於律朱文公琴律曰七徽為
正聲七徽之左氣厚身長聲和節緩又曰三宮之位左陽
而右陰意可見矣徐氏曰務在守律象音一調五音各音
自為主使主常勝客不至侵犯他調駁亂音聲斯為善矣
後之有志於音律者詳究先儒之說參諸聖賢之心庶不
讓乎桑間濮上之遺而無負其所學也

製曲凡例

琴律發徵云凡以某律為宮雖於其四聲各為調然皆本
宮所統皆以宮聲為主調故調中必有宮聲若無宮聲
則何以辨其為某宮之四聲也且如黃鍾為宮雖林鍾
為徵調曲首尾皆用徵其曲中却須有黃鍾宮聲隱然
為曲調之主不然何以為黃鍾宮之徵調曲也他律為
宮皆倣此或謂且如三絃以仲呂為宮無射三絃亦仲
呂其律既同何以為徵蓋無射緊五絃一律為宮則其
五聲之高下次第自不同矣三絃雖同是仲呂不得以
為宮矣或又謂既五絃分為五聲何至無宮是又不然
調中固有無散絃宮聲者矣儻使按泛皆無之何以成

調

凡以某律為此宮此調又為別宮別調其律既同其聲亦同何以為某調某調之異如仲呂宮以黃鍾為徵無射宮又以黃鍾為商之類蓋黃鍾之聲雖同而於各宮絃法既異其為調聲韻轉換處先後自有不同者矣推此他宮律調皆可見矣

凡製調引曲其第一聲皆合用本律聲然古今所製多雜用本宮諸律聲亦無不可但至於調引曲之畢其末聲却皆止是用本律之聲無用他聲者其所用之聲無拘散按泛三者皆可蓋散聲為五聲之正六七為清聲按聲是平聲及應聲并泛聲皆與散聲同故耳

凡製詞引曲各隨十二律為宮用其所統五律為五聲十
二律所統各自不同且如黃鍾為宮所統者黃太姑林
南五律為五聲大呂為宮所統者大父仲羨無五律為
五聲他律之所統不同皆然既取五絃散聲應五律為
官商角徵羽六七即一二絃清聲其按泛亦皆取應前
五律散聲相同者為正律其有在五律之外者雖或備
旁取應聲以成曲然終不得其正矣至於變宮變徵按
泛皆有亦間得之然用時終少衆樂惟有五聲二變及
清聲而已琴則於正律清聲之外又有按泛及十三徽
內上下節目甚多此為加於衆樂者故其聲數之變有
出於五者之外然其委折歸宿所以為調不過五聲而

已若能惟守五律散按泛正聲其餘雜聲並不犯則尤
為純粹

凡製曲每段給處一聲合用本律最末後一段必有入調
泛聲結其泛聲之上散按之聲結段處亦合用本律不
可謂泛聲畢處用本律而於散按畢處遂略之也

凡製曲其結末歸調處各隨其曲所尚何如若曲高雅淡
則當用正中聲畢在十徽左右若曲尚清和則當用半
聲畢在七徽左右若曲尚峭急則當用半半聲畢在六
徽左右大要在此三節聽雅淡之音者意多深遠聽清
和之音者意多快樂聽峭急之音者意多悲感君子操
音製曲其必知所尚矣

凡歷數絃若遇當應律處即合以末聲為律且如拂一至七便以七絃聲為律袞七至一便以一絃聲為律不問其餘諸絃也

凡對按拍起處當應律則於拍起後取名指按聲為律凡製曲歸調處各隨其所尚然文公謂六徽以後用之為少俗曲繁聲亦或有取非所宜聽是蓋所尚者雅淡而責在於正中聲也但曲有諸體興趣不同亦惟不失其正斯可矣

凡製曲一調有五音迭為主客若以甲為主則乙為客乙為主則甲為客矣以主聲倡之於首則音調有統紀以主聲收之於尾則音調有歸宿若無主聲倡之則調尾

主聲孤立無相照應者而脉絡亦不貫矣或曰前已謂第一聲多雜用本宮諸律聲亦無不可矣今說又不然何也蓋今所謂倡之於有者謂其首段結聲處應合本律非謂第一句第一聲也試徵之玉譜可見矣

凡製曲散按聲相間用清以泛聲徐氏謂得中道一偏則非所宜也

凡製曲先定以某宮某律為調其起畢及段落處守律為正其中間斷句與一句之中各有與有應有間歇有單聲比聲委曲轉換韻度殊異其要當會之於心應之於耳各隨所製視其歸宿何如無致自相乖悖違於調律斯得之矣

凡製曲畢調處多疊聲如宮宮徵徵之類起調處却無定其每句中間及句末雖均有高下婉轉而聲則同皆無所拘但顧其喚興應處終歸於律為善

凡製曲其聲韻或向高或向沉如散絃自外入內為向高自內出外為向沉呼喚引上為向高應答注下為向沉又有向高者以高應向沉者以沉應一高一沉變態不一當以意會可也

凡一曲中間必有忽焉轉易其音調者蓋取其聲韻之變最為奇妙若但一順去無足取者矣然所謂轉易處亦不出於本宮之五聲亦須隨即婉轉歸於主調方可若一向轉將去則又與主調差殊矣

凡製曲例不可違十二律五聲其數亦定及經緯之以成
文變化無盡樂和奏雅百世有之是猶弈之數縱橫僅
十有九耳僂翁智人不能窮其筭竒籌妙著日新又新
會此則製曲真例又有在於凡例之外而罔可違者豈
圍說所能該備當自得之可也

起調畢曲

琴律發微云或問十二宮六十調製曲起畢之說何如古
書中及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為六十調者雖多獨於製
曲起畢之說鮮及之惟西山蔡氏按經子註疏定十二律
還相為宮作六十調圖其說曰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
鍾起調黃鍾畢曲循序以及應鍾宮至大簇羽並用應鍾

起調應鍾畢曲由是觀之則起調畢曲皆須用本律但琴家於起調多無定準且如仲呂宮賀若諸段畢皆用中十勾一是為宮至於起用名十一打三則為角非本律矣若此之類不一甚至五調開指有例以散挑七起為羽清聲豈有諸調各異而皆以羽聲起者乎以此見得皆無定準至於徐氏二十五調引其畢曲皆是本律聲乃若起調則或用本官官聲或用本律或用本律所生之律如宮調而用徵起之類或用循絃以次聲如本調是徵而用羽起之類四者之外亦有用者然則五聲皆可起調不特從來琴家為然也製曲之際險畢曲定須用本律聲其起調則惟當求其聲韻之宜何如耳雖然以正理論之起畢為本調

諸聲綱領要必遵蔡氏起調畢曲皆用本律者為是也

舊譜諸調名

琴律發微云前古聖賢於樂確守聲律矧琴尊於衆樂者乎漢晉以來俗不淳古高人奇士傲睨物表無復求之律法縱情放意索諸芒芴乃有所謂外調者為或為疊聲比絃或用二變為散聲或轉清聲在五絃之內唯取其殊異而五音之訛缺有不暇問者矣雖然人之生也氣稟之不齊幸而得天地之中和者幾何哉顧為是亦豈流俗中之碌碌能然應別具一眼視之開徐氏所改正五調并餘外調總三十五調後之覽者知其所由耳

五音調

即仲呂絃法

舊譜獨以此絃法為正絃調有五音為正調餘皆係
轉絃外雜調徐氏改正為仲呂官絃并蕤賓林鍾共
該三律同絃法各有五調皆合古律後倣此

慢角

慢三絃一徵俗又呼為小碧玉調
加緊慢後倣此

凡曰慢曰緊者并就五音調絃

謂之慢角者蓋誤認仲呂絃為黃鍾絃遂以三絃仲
呂為角既轉為姑洗是慢一律故名慢角然不思姑
洗正是黃鍾角不可謂之慢也徐氏改正為黃鍾官
絃并大呂太簇共該三律同絃法

清商

慢一三四六絃各一徵 一本作緊二五七絃各一徵與上聲同但
此為便

此調謂其二絃獨緊在十一徵應故曰清商然亦未
免誤以仲呂為黃鍾絃矣徐氏改正為夾鍾官絃并

姑洗共該二律同絃法

慢宮

慢一二六絃各一徽與泉鳴調同絃法

舊說謂頭絃屬宮六絃屬少宮三絃上合一下合六
蓋以按第三絃九徽上與第一絃下與第六絃其聲
皆和合故一三六以成宮聲今變一三六各一徽謂
之慢宮又一本謂於無媒更慢一絃一徽其說亦同
但政不必支離其辭徐氏改正為夷則宮絃并南呂
共該二律同絃法

蕤賓

緊五絃一徽與金羽同絃法

謂之蕤賓者度其必以三絃為仲呂而十一徽應五
絃散聲既五絃又緊一徽則仲呂之後為蕤賓矣殊

不思三絃散聲為仲呂所按十一徽乃仲呂之角也
為南呂蕤賓非在其後者徐氏改正為無射宮絃并
應鍾共該二律同絃法

慢商

慢二絃一徽與一絃同

何以謂之慢商蓋亦誤認仲呂絃為黃鍾故以二絃
為商徐氏謂第三絃合改仲呂為黃鍾角則慢二始
得為慢商不然則成仲呂慢羽矣舊謂君前不彈廣
慢以宮為君商為臣慢二與一同則是臣僭上為君
之聲矣

黃鍾宮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與無射側楚二調同絃法

無射同

與黃鍾宮同絃法

舊法二調絃相同且二者胡為而同也其說有謂無射緊五在十一徽應得無射本聲此說是已又曰自七絃而下無清可應只得放頭絃下二律以合無射於是五絃遂為頭絃之清聲少音矣且黃鍾宮自有正調慢角是也何必降而自附於無射緊五應於十一徽既得為無射本聲又何必上攀於頭絃之合而後為無射豈律源所謂燕丹取新其耳目改易諸律名勒珉引後世莫如律之本名而然歟後之論者不能致辨於二調乃謂黃鍾宮及無射商並只當作無射調嗚呼惜哉

金羽

緊五絃一徽

又名清羽

又名清角

與蕤賓同絃法

誤認仲呂絃為黃鍾故以五絃為羽緊一徽又為羽音之良者故曰金羽以其聲峭故曰清羽然已別有清羽調矣蕤賓之誤已述於本調之下至於指為清角則舊譜亦已別有清角調矣其說又謂三絃為角五絃應三絃十一徽亦為角既緊五一徽故為清角且五絃固為仲呂之角而三絃非角也又有因慢角而指三絃仲呂為清角者其亦皆誤認仲呂為黃鍾者歟

碧玉

以序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又緊三絃與四絃同聲

又法

二十七應八九間女四 二十六應十山女四 二十七應十山女五
二十五應十山女三 二十四應十山女二 二十三應九山女一

詩句有云琴彈碧玉調作比絃聲豪邁有餘

清宮

慢一三六絃各一徽更慢一絃按七徽以應散五

舊說以慢宮絃更慢一以應五謂之清宮

清角

慢一六緊三絃合一徽

必以其緊三絃故謂之清角

清羽

緊二四五絃各一徽二絃應於十徽四五絃應於十一徽

必以其緊五絃故謂之清羽皆誤認仲呂絃者也

三清

慢二二三絃各一徽

必以所慢之絃凡三故謂之三清

玉清

慢一緊四絃各一徽

必以其聲韻清美故以玉名

清調

慢二緊五七絃各一徽
一本作慢角絃緊五一徽

二絃法皆清峭

間絃

緊五慢三絃各一徽

舊說蕤賓慢角二調一緊一慢故謂之間絃調

上間絃

慢一緊二五絃各一徽

下間絃

慢二緊五絃各一徽

豈以慢一為上絃慢二為下絃歟未詳

側楚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 與黃鍾絃法同

側蜀

緊二絃一徽慢五絃半徽九十徽間應

側羽

緊七絃一徽又一本云黃鍾宮絃緊七一徽此為是

側商

慢三四六絃各一徽

此白石姜堯章所製也白石云琴散聲具宮商角徵

羽曰正弄改變宮變徵為散聲曰側弄如側楚側蜀
側商是也側商之調又亡乃以慢角轉絃取變宮變
徵散聲為調謂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
他言側者同此其品絃之法用慢角調為黃鍾宮正
絃就慢四絃一徽按二絃十一徽應四絃散聲為蕤
賓為變徵又慢六絃一徽按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
為應鍾為變宮餘並依慢角黃鍾絃法今以琴驗之
於側商一調皆如其說但所謂側楚側蜀及又有側
羽皆舊來外調也以白石之說求之皆未可見蓋絃
法既轉末由定其為宮二變亦不得而見於是白石
之說在所未詳

應鍾

慢一絃一徽慢二絃半徽緊五絃一徽
與離婁同絃法

林鍾

慢一絃一徽緊二絃半徽緊五絃一徽

無射慢二為應鍾林鍾則緊二是與應鍾相反應鍾
建亥亥反則建未也名以林鍾宜矣此舊說也以十
二辰之未為林鍾固然但黃鍾官三分損一為林鍾
為徵在九徵應四絃散聲乃謂林鍾應鍾俱涉於無
射其然豈其然乎

舜調

一本作舜羽調舊說舜調作徵羽角聲未詳

泉鳴

慢一三六絃各一徽與慢官調同絃法

楚商

緊二五絃各一徽與婁涼調同絃法

婁涼

緊二五絃各一徽與楚商調同絃法

離騷大曲調屬婁涼名此調者其為是歟

離憂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又慢二半徽 安二 應二十五
與瑟調應鍾同絃法

舊譜有離憂操據謂文王所作應是製曲者就為是
調名也

瑟調

慢一緊五絃各一徽又慢二絃半徽 安二 應散五
與離憂應鍾同絃法

舊譜聶政刺韓一名殺調即瑟調也

義和

慢三一絃各一徽

其小間勾皆在十徽應

無媒

慢三六絃各一徽

舊說不期而合故曰無媒豈謂其聲韻之合未詳

吳調

緊五慢二絃各一徽

商角

祇用五音調絃法

此近代以琴名家之為謂取商聲挾角律卒亦未能
無仲呂徵誤為商之失

右通計三十五調除重複外實有絃法二十七

外調轉絃 琴苑集

慢宮

慢一三六緊十二徽

慢商

慢二應一絃散聲

慢角

慢三絃一徽

清調

慢七五絃各一徽

清商

慢宮再慢四絃

清角

慢宮緊三三上應

碧玉

慢角同

瑟調

慢商同

黃鍾

慢一緊五

離憂

黃鍾慢二半徽

無射

黃鍾同

無媒

慢角慢六一微

應鍾羽

離爻同

金羽

慢金同

側羽

黃鍾緊七

側楚

離爻緊七

淒涼

緊二五各一微

泉鳴

慢宮慢第一微

側蜀

五九十間應七十四應六十一上應五十八應四十六十三

又

慢角

慢三一微

無媒

慢三六各一微

慢宮泉鳴絃

慢緊六各一微

清角

慢一六緊三各一微

羲和

慢一三各一微

碧玉

緊一二五七各一微

金羽

緊五一微

蕤賓

緊五一微

淒涼

緊二五一微

側蜀

慢一五微

無射

慢二各一徽

上間絃

緊五一徽

三清

慢二三各一徽

玉清

緊七慢四各一徽

黃鍾

緊五慢一各一徽

泉鳴

緊七慢一四各一徽

離憂

黃鍾內慢二半徽

清商

慢一三四各一徽

應鍾

離憂同

側楚

慢二緊七各一徽

慢商

慢二一徽

下間絃

慢二緊五各一徽

清調

慢二緊五各一徽

吳調

清調同

瑟調

慢二同離憂

清羽

緊二四各一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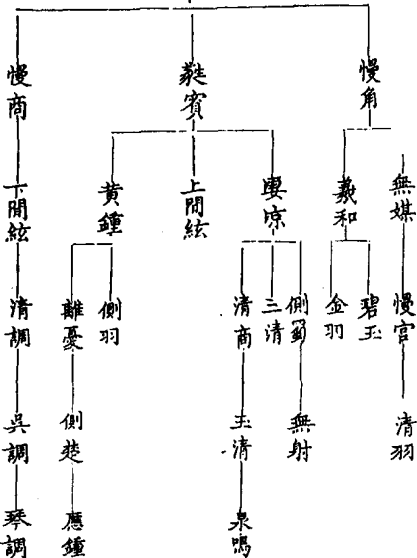
側羽

緊七同清商

轉絃宗派

也

官



琴曲歌辭 樂府詩集

琴者先王所以脩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伏羲造琴長七尺二寸而有五絃揚雄琴清莫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錄曰今稱二絃為文武絃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也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為宮次絃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次為少

宮次為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
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為九絃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
絃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廉
脩况濫脅跚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
也綠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鸞琴也
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
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琴論曰和樂
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
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
脩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
時有慶安世者為成帝侍郎善為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

道彊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趙飛鸞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皆絕妙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感發聲調諧應大絃寬
和而溫小絃清廉而不亂攬之深醇之愉斯為盡善矣古
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
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
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
篋篋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
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
七曰履霜操八曰雉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
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已後作者相繼而其義
與其所起畧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曰琴操紀

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鄭樵十二操論

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為文王周公孔子管子伯奇牧犢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懷陵二操皆伯牙所作則工技之為也故削之嗚呼尋聲拘迹不識其所由者如此九流之學皆有義所述者無非聖賢之事然而君子不取焉者為多誣言飾事以實其意所貴乎儒者為能通今古審是非胸中了然異端邪說無得而惑也退之平日所以自待為如何所以作十操以貽訓後世者為何如巨有以知其為邪說異端所襲愚陋所瞽史所移也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

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過之事而以
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或得古人
之影響又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取
其聲之義而非取其事之義君子之於世多不過小人之
於世多得志故君子之於琴瑟取其聲而寓所寓焉豈尚
於事辭哉若以事辭為尚則自有六經聖人所說之言而
何取於工伎所志之事哉琴工之為是說者亦不敢鑿空
以厚誣於人但借古人姓名而引其所寓耳何獨琴哉百
家九流皆有如此惟儒家開大道紀實事為天下後世所
取正也蓋百家九流之書皆載理無所繫著則取古之聖
賢之名而以已意納之於其事之域也且以卜筮家論之

最與此相近也。如以文王拘羑里而得明夷，文王拘羑里或有之，何嘗有明夷乎？又何嘗有箕子遇害之事乎？孔子問伯牛而得益，孔子問伯牛實有之，何嘗有益乎？又何嘗有過其祖之語乎？琴操之所紀者皆此類也。又如稗官之派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紀載。虞舜之父杞良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東方朔三山之求諸葛亮九曲之勢於史籍無其事，彼則肆為出入。琴操之所紀者又此類也。顧彼亦豈欲為此誣罔之事乎？正為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又如兔園之學，其來已久，其所言者無非周孔之事，而不得為正學，不為學者所取信者，以意卑淺而言陋俗也。今

觀琴曲之言正充園之流也但其遺聲流雅不與他樂並
肩故君子所尚焉或曰退之之意不為其事而作也為時
事而作也曰如此所言則白樂天之諷諭是矣若懲古事
以為言則隋堤柳可以戒亡國若指今事以為言則井底
引銀紈可以止淫奔何必取異端邪說街談巷語以寓其
意乎同是誕言同是飾說伯牙何誅焉臣今論此非好攻
古人也正欲憑此開學者見識之門使是非不雜操其間
故所得則精所見則明無古無今無愚無智無是非無非無
彼無已無異無同槩之以正道爍爍乎如太陽正照妖氛
邪氣不可干也

胡弄

陳氏樂書曰越裳操者因越裳獻雉而作也趙師曹善鼓琴切利天王子般遮彈之而聲聞舍利為之起舞為摩訶兜勒張騫入西域所得者也晉楚人劉琨世為樂吏制胡笳五弄趙耶利所脩者也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間絃下間絃明君所傳者也今夫彈操弄者前緩後急妙曲之分布也時中急緩節奏之停歇也或疾打則聲如劈竹或緩挑則韻並風生亦有聲正厲而以指按殺亦有響絕而意猶未盡是以知聲不知音彈絃不彈意也陶潛嘗曰但取琴中意何勞絃上聲可謂深知琴者矣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

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大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
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
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
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克有神人暢
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伯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
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壤陵孔子之將歸猗
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為憂憤邪後
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同
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沒薄故漢末太師五曲
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
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盛浪奔濤有少年壯氣

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琴曲十小調

冷齋夜話世傳琴曲十小調皆賀若弼所製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家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猶愛之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命詞臣探題製詞時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冷落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

靈雲操

琴始錄云伏羲氏作琴象鳳取桐為身製神繭為絃作靈雲操感天地應祥神龍並降

神人暢

琴操曰堯彈琴感神人降乃制此暢暢者猶操弄引曲之類也故曰神人暢琴史曰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則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揚子云法始乎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峭峭夫琴者法之一也當文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又

古今樂錄曰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謝希逸琴論曰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制此弄也

清廟穆子承予宗百僚爾子于寢堂馭禱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座勅予為害在玄中欽哉皓天德不隆承命任禹馮

中一作宮

南風

琴操曰舜有孝行以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南風長養萬物父母恩及於子如物得南風變為典樂之官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南風以賞諸侯使四海同孝也其詞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故曰南風

思親操

古今樂錄曰舜遊歷山見鳥飛思親而作此歌謝希逸琴論曰舜作思親操孝之至也歌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泠深谷鳥鳴兮鴛鴦設罾張且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故曰思親操

九奏

琴書曰九奏虞舜所作也九者陽數之極奏者戎也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趙簡子亦曰鈞天廣樂九奏萬舞此

其義也琴史曰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
叙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嘗備後此則無以
加也帝之在側微也以琴樂孟子曰舜在牀琴蓋雖更賤
象之難而絃歌不絕所以能不動其心孝益蒸蒸也及有
天下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當是時至和之氣
充塞上下覆被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至也

五老彈

樂府新集載于南風

古今樂錄曰舜彈五絃琴歌曰反彼西山兮商嶽嗟峨天
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於河負圖書兮委蛇
羅沙按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
嗒嗒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憎歎故有五老彈

二妃又曰湘妃

列女傳曰有虞氏二妃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娥皇為后女英為妃二妃死於湘江之間謂之湘君韓退
之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皆二妃為湘
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
君者自謂水神而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
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
二女者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
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
妃故曰君其二曰女英自當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
為君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此言湘妃者蓋

以舜妃總言之後人傳以為琴曲

湘妃唐劉表卿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
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
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
瀟汭舜既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死於蒼梧
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
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
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
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
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璞

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
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為君女英
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
得稱君也按琴操有湘妃怨又有湘夫人曲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娥眉

湘妃唐李賀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一作神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
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
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

湘妃怨唐益郊

南巡竟不返帝子一作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

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瑤席
窈窕芳徒有薦靈意殊脉脉玉佩不可親徘徊煙波夕

同前 唐陳羽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哭處湘水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
颯風生斑竹林

湘妃列女操 唐鮑溶

有虞夫人哭虞後淑女何事又傷離竹上淚跡生不盡寄
哀雲和五十絲雲和經奏鈞天曲乍聽寶琴遙嗣續三湘
泔泔流急綠秋夜露寒蜀帝飛楓林月斜楚臣宿更疑川
官日黃昏聞携女手殷勤言環珮玲瓏有無聞終疑既遠
雙悄悄蒼梧舊雲豈難召老猿心寒不可嘯目眈眈号意

嗟蛇鳧騰騰兮驚秋波曲一盡兮憶再奏衆絃不聲且如
何

湘夫人 梁沈約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揚蛾一含睇嬈娟好且脩捐珮
置澧浦解珮寄中洲

同前 梁王僧孺

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
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同前 唐鄒紹堯

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杳靄何處望君王日落
水雲裏油油心自傷

同前 唐李頎

九疑日已暮三湘雲復愁
杳藹羅袂色潺湲江水流
佳期來北渚捐珉在芳洲

同前 唐郎士元

蛾眉對湘水遙哭蒼梧間
萬乘既已歿孤舟誰忍還
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
南有涪陽路渺渺多新愁
桂酒神降時迴風江上秋
彩雲復無處碧水空安流

泣竹引

琴操曰舜南征三苗二妃從之不及思舜而泣揮淚灑竹
成斑故有泣竹引

襄陵操

琴書曰堯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乃命禹治之禹歌曰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故有襄陵操

琴史曰大禹悼絲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乘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九土觀洪水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湲志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業常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焉大也

禹上會稽

皇覽曰會稽山本名苗山越傳曰禹到大越止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故有禹上會稽

訓政操

史記曰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
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
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故有訓畋操
琴史曰成湯承契之基逢夏之亂脩行仁義以率諸侯嘗
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
之矣乃去其三面舊名有訓畋操其謂此乎或曰畋畝操
也蓋湯聘伊尹於畋畝而作也

岐山操

史記曰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多
載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
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所為攻戰

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
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幽渡溱沮踰梁山
止於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仁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聚戎狄之俗而營築
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故有岐山操

琴操曰大王居邠狄人攻之仁心惻隱乃選珠玉大馬皮
幣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土地也大王曰土地者所
以養民也吾不爭所以養而害吾所養也吾將委國而去
也二子亦何患乎無君焉遂策杖而去踰乎梁山而邑
乎岐山自傷德薄為狄人所侵喟然嘆息援琴而歌曰戎

狄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于岐蒸民不憂兮誰者知嗟
嗟奈何命遭斯者老聞之相與言曰有君仁如此何不歸
乎於是抱幼扶老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琴史曰大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于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馬事之以犬馬不得免馬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馬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此詩不云乎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又曰周原膍膍萑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

之地美於邠其遷於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作詩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操蓋以思積累之艱難而悼戎狄之侵猾也韓退之謂岐山操焉周公之作然據琴操云太王自傷德劣不能化人為夷狄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則宜為太王自作也其詞曰戎狄侵兮地土移遷邦邑適于岐烝民可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奈何命遭斯太王能責已而附其民是以肇基王迹不亦美哉

又韓愈

琴操曰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也

我家于邠自我先公伊我承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咀我往獨處人莫舊作莫舊作

今追無思我悲

拘幽操 又名離憂操

史記曰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
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
竹間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閔夭散宜生鬻子辛甲
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諧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夭之徒患
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惟
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
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諧
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拘羑里演易八卦以為六十四卦

故有拘幽操

又

一曰文王哀美里琴操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美里而作也文王脩德百姓親附崇侯虎疾之譖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美里將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之徒得羨女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紂遂出西伯文王在美里演易八卦以爲六十四作欒厄之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乃申憤而作歌云

歿道涸涸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撓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寔由其言兮違我四人

憂勤勤号

同前

文王姜里作
唐韓愈

目窈窈兮其凝其旨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
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

文王思士操

史記曰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
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
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故
有文王思士操

琴史曰拘幽操或曰離憂操者所以傷已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惡紂而欲誅之蓋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姜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揚子雲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乎為聖人既受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學文王操於師襄蓋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殆是歟

鳳凰歌

一曰文王操謝希逸琴論曰文王操文王作也

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脩進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剖胎斲涉

廢壞仁義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嚙書於文王之郊文王見商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鳳兮嚙書來遊以會昌兮瞻天按圖商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與我之業望早來兮

克商操

史記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微子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乃徧告諸侯曰商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率馳帝紂師
紂師雖衆皆無戰國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
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
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商國百姓咸待於郊
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
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
下車以輕劔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故有克商操
琴史曰武王既成文考之緒終其伐功一戎衣而天下定
還至于周中夜不寐舊傳有克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
天下之憂也非幸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又

一曰武王伐紂古今樂錄曰武王伐紂而作此歌謝希逸琴論曰克商操武王伐紂時制琴集曰武王伐紂武王自作也

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

神鳳操

大周正樂記曰鳳凰來儀者周成王之所作也王用周召畢榮之屬天下大治麒麟遊園鳳凰翔於庭頌聲並作翕然大同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人以寧

琴身曰成王即位年在幼冲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虛於是周公歸天子天子垂拱守成而頌

聲洋溢瑞物總至乃作神鳳之操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謝希逸琴論曰成王作神鳳操言德化之感也

越裳操

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穗大畿盈車民得而土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曰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為一穗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朝獻白雉曰道路悠乂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於吾國黃髮乂矣而天下之無烈風雷雨意中

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恭管其所以來矣琴操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古今樂錄曰越裳氏獻白雉周公作歌遂傳之為越裳操歌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故有越裳操

琴史曰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致太平於是四海和會重九譯而來貢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乃援琴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喜遠人之服而歸美于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下之任而益加恭慎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雅頌皆奏之於歌詠播之於管絃然則二南雅頌者亦為琴之曲也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脩而人倫厚

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惇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君子重之

又韓愈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金滕操

史記曰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於是乃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周公藏其策金

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遂瘳其後武王既崩成
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
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
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
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
王三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後秋禾穫暴風
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
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
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穉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予冲人罔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
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
周公之德故有金滕操

箕山操

高士傳曰許由者正固之士也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
杆每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遺其瓢者許由操飲畢輒掛
於林風吹瓢有聲由以為煩取而棄之堯聘為九州長由
不赴遂洗耳於河見巢父飲牛問曰凡人洗面君獨洗耳
何也由答曰堯欲聘吾為九州長惡聞其聲遂洗耳巢父
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人雖巧而不能得子欲避世何

不深去今遊人間苟求名譽吾欲飲牛污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終隱箕山故有箕山操後人又換許由棄瓢操

琴史曰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曰堯嘗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且避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塚存焉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概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之尚矣庸得略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操揚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于後者或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箕子操

史記曰箕子者紂之族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

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
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
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
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
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所謂離拘操也

琴史曰箕子操所謂離拘操者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為太
師王子比干為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奴之比干又諫
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商有三仁焉所謂為之奴者紂使為
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釋箕子之囚
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罹於拘囚也易曰內難而

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又

一曰箕子吟史記曰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官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古今樂錄曰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為操琴集曰箕子吟箕子自作也

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採薇操 一曰孤竹吟

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商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故有採薇操

琴史曰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遜其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者以為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以謂求仁得仁孟子以為聖之清者宜矣

又

琴集曰採薇操伯夷所作也史記曰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乃作歌因傳以為操樂府解題曰採薇操亦曰晨遊高舉登彼高山言採其薇以亂易暴不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傷殷操

史記曰微子啟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虢虢國懼禍至以告紂

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曰父子有骨肉而君臣以義屬故父子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殫之人臣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故有傷殷操

琴史曰微子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為嘗作傷商操蓋見暴亂以至於顛濟耶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平三監命微子以副成湯之後為周室所賓禮云

又

琴集曰傷殷操微子所作也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黍禾之蠶蠅也曰此

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亡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
朝問欲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即此操也亦
謂之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矢志操

史記曰晉重耳奔亡在外凡十九歲子推從行及重耳立
是為文公文公脩政施惠百姓獨未賞隱者推亦不言祿
祿亦不及推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尤而效之罪有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
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
乎與子偕隱至此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垂書於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
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
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
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子推田號曰介山
故有士失志操

琴史曰介子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讒得罪於獻公
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偕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為
文公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且曰獻公子九人惟君在矣
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
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蛇

之歌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米道于下志願不
與他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已升天安厥房戶蛇
獨抑摧沉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悵不眴
顧蓋既有此辭則時人當播之絲桐之間矣子推節士也
晉侯方與群卿圖霸中原故未遑賞而子推秉志高厲遁
而去之風凜烈烈足以激貪而矯浮矣

士失志操四首

琴集曰士失志操介子推所作也一曰龍蛇歌琴操
曰文公與介子綏俱遁子綏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
復國咎犯趙衰俱蒙厚賞子綏獨無所得乃作龍蛇
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按史記文公重耳奔狄

其後反國賞從亡未及介子推子推欲隱從者憐之
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
亡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
推田彌曰介山是也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偏天下龍飢無食一蛇
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
號於中野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厚蒙
爵土餘有一蛇棄於草莽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
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

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又

士失志者乃昔晉獻公有嫡子二人長曰申生次日重耳其申生之母亡後公用荀息之言娶虞公之女也號驪姬復有二子欲立所生子申生重耳在不得情久而為謀欲潛殺之無計乃詐言之獻公妾昨夜夢見申生之母逡巡而進悲涕而言飢寒何不使申生重耳往祝之獻公信其言乃使二子往祭之及還上酒脯於公公畋未歸姬以毒私安酒脯之中公暮歸方欲飲酒姬云公且試之耳公曰何疑乎公乃以酒瀝地地烈以飲犬死公大怒賜申生

劍使其自刎申生不敢言伏劍而死重耳將自殺子推謂
曰子兄弟無辜夫人讒害兄以枉死子不如逃竄山野重
耳乃從其言遂奔舅犯子推等隨從而行俱避山林獻公
發使來追又奔之他境糧食乏盡不敢告乞行李不盡子
推自割股肉啗重耳得前所獻公卒姬欲立其子諸侯不
肯乃發大夫迎重耳歸國立為文公宴會酌大夫酒子推
獨不言爵祿侍坐酒酣子推援琴而鼓之乃歌曰有龍矯
矯游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游天下龍既入泉安得更遇一
蛇獨乾不遇時雨文公聞之嗟嘆寡人之過也吾子爵之
翌日昧爽授子河東汶陽良田萬頃子推言曰求而得之
賢者不為爭而得之廉者不受為人子不能為其父所職

者不敢當其世為人臣不能為其君所職者不敢立其朝然子推亦無立於世矣遂遯入綿山之中文公遣使而聘之不得使者奉節而還曰子推不出文公憶之遣使尋之遇火擁木而死

商頌操

琴史曰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衿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漸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國語觀原思之問夫子之答

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嘆慕其賢也

履霜操

琴書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嗣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上臺觀之其妻乃取絳除毒置衣領間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遜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遂放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之采梓葉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父子別離於是援琴而鼓之歌曰朝履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能顧兮知我冤曲終自投河而死故有履霜操

琴史曰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

時吉甫長子曰伯竒次曰伯封伯封繼室之子也故茲欲
立之紿吉甫曰伯竒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寘蜂領
中顧伯竒曰蜂蠶我趣為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
為信於是放伯竒伯竒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
哀其辭有云孤恩別離子摧肺肝何辜皇天子遭斯愆余
每聞其音未始不為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卒蔽於讒
以滅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
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又韓愈

尹吉甫伯竒無罪為後母譖見遂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

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于野
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鹿鳴

詩小雅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詩曰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

伐檀

詩國風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仕進爾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

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騶虞

詩召南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鵲巢

詩召南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以配焉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白駒

詩小雅曰白駒刺宣王也言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而賢人

道去思其來返也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
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琴書曰康鳴伐檀騶虞鵠巢白駒五曲皆歌之於琴
最為古曲按史記云古者詩三百餘篇及至孔子去
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則詩三百五篇皆有絃歌之音琴
撰所傳獨此五篇又晉書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
曰康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
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
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而康鳴全不改易每正且
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西雅樂常作者是也後

又改三篇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誅武帝聲節與鹿
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
三曰洋洋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正聲第四復用鹿
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王公上壽食舉歌詩苟勉
云魏氏行禮食舉再用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
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有所應勉乃除鹿
鳴舊歌惜乎古之正音因延年苟勉而失之然則今
琴之所傳者果古音歟

龜山操

大周正樂記曰龜山操孔子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
之魯君觀樂廢朝三日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

山蔽之壁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言季氏之專政猶
龜山之蔽魯也故援琴而歌作龜山操歌曰余欲望魯兮
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又韓愈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氛兮不能雲

為舊作

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

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畏於匡

史記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淵為僕以其策指之曰
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
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

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
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故有畏於匡

孔子厄陳

史記曰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賢者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楚則陳
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
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輟子路愠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故有孔
子厄陳

將歸操

一日陬操琴操曰將歸操孔子所作也孔叢子曰趙使聘夫子夫子聞鳴犢與竇犇之見殺也回輿而旋為操曰將歸史記世家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

哀之徐廣曰竇鳴犢舜華或作鳴鐸竇雙王肅曰取
操琴曲名也

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一曰昔趙殺
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
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又韓愈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
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
乎無與石關兮無應龍求

又黃庭堅

晉人以幣交孔子而召之禮際甚善孔子將渡河聞簡子
殺鳴犢舜華臨河而不進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學者常事不經見相與獻疑以為魯哀季桓不足與有明
也公山佛肸不足與有為也衛以家聽南子齊以國聽田
常陽貨亂人原壤之不肖與之酬酢雍容禮貌而弗絕也
簡子殺二大夫何得罪之深歟彼蓋不知亡國之祥莫大
乎殺賢大夫無罪而戮一民士可以捨祿無罪而殺一士
大夫可以命車無罪而殺賢大夫鉏國之榦而不得罪於
國人國非君之有也推此以行其孰不翦刈故君子見微
歸在鄒作鄒操

歸歟懷哉此邦不可以遊舍吾車而有柅非河澣之無舟

政何君而莫與君何國而莫求歲在苒而老至忼時運之不逮洋洋乎水哉丘之不得濟也昊天不弔仁者此無罪也攬國辟而家擅幾何而不殆也心病不可以藥手足未有害也鳥覆巢於主人鳳摩天而逝也求所用生喪其吾不忍懷此薑也豈曰如之何然後求諸蔡也已乎已乎鳥獸山林則以食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歸我休矣奉帝則也大同至小天地德也小物自私智之賊也國無知兮我非傷悲兮騶御委轡四牡馳兮心不慊於前驅又欲下而走兮中園有林斧所相兮大廈栽栽不諶匠兮往者不可及來者吾猶望兮

猗蘭操

一曰幽蘭操古今樂錄曰孔子自衛反魯見香蘭而
作此歌今操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孔子歷聘諸侯諸
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
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
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琴集曰幽蘭操
孔子所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被蒼天不得
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一作世人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
邁一身將老

又 隋辛德源

奏事傳青閣拂除乃陶嘉散條凝露彩含芳映日華已知

香若麝無怨直如麻不學芙蓉草空作眼中花

又唐韓愈

孔子傷不逢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
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
我不爾覲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幽蘭五首 宋鮑照

傾暉引暮色孤景流恩顏梅歇春欲罷期渡往不還
簾委蘭蕙露帳含桃李風攬帶昔何道坐令芳節終
結佩徒分明抱梁輒乖忤華落知不終空愁坐相悞
耿耿銷挂網漠漠蠶弄絲空懸不自信怯與君盡一作期

陳國鄭東門古來共所知長袖整徘徊駟馬停路岐

又唐崔塗

幽植衆能知貞芳只暗持自無君子佩未是國香衰白露
沾長早青春每到遲不知當路草芳馥欲何為

悲風

琴操曰悲風者孔子之所作也說者謂奔騰蕭颯之態雖
能盡風之變而窮制作之妙然聖人豈徒作耶抑亦有所
寓焉孔子生晚周之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孔子自悼遭世之衰不及有虞之
盛蓋舜之時聖人賢人在上以道化天下君臣相與賡歌
曰股肱喜哉百工熙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其鼓
衆動化涵養萬物則有南風之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有雲物之
瑞則有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
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華洪兮
一人帝又作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
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嗚呼盛哉由是而觀衰周之風此
孔子所以悲也雖然方周之隆可謂羨矣孔子何近舍文
武而遠慕虞舜耶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此帝者之事化之大者也故孔子繫

心焉

獲麟操

亦曰拉麒麟
亦曰泣麒麟

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
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因嘆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
已矣夫故有獲麟操

殘形操

大周正樂記曰魯子鼓琴墨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
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魯子曰吾晝夢
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故有殘形操

又韓愈

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

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曾子歸耕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事孔子數年晨夕眷然思二親而欲歸耕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待而再事者親也孔子聞之撫而歌曰枯魚在索何日不蠹二親在堂為幾日客曾子知孔子意乃逡巡而辭歸故有曾子歸耕操

白雲操

琴操曰曾子耕於梁山之下天寒雨雪凍雲不釋彌旬不得歸仰思父母失奉甘旨援琴作白雲之操又曰梁山歌

文王操

孔子家語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又問曰已習其數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問曰已習其志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又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殆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也師蓋云文王操

北鄙操

琴史曰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

域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義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加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然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昌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

稱其改而子路卒不得其死豈其禍患之萌先見于聲夫子知而成之乎

崔子渡河

大周正樂記曰崔子渡河者閔子騫所作也崔子早無母其後母嘗以死母名喚之不應者管之崔子惡其與母同名欲自殺則恐揚父惡欲以死母名應則非義也乃以能游渡河為辭繫石於腹入水自沉而死衆人以謂不能游耳莫知其故是以父過不揚閔子騫以其能為父隱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史魚傷諫歌

劉向新序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

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憚又以尸諫可以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室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鰌字子魚論語曰直哉史魚故有史魚傷諫歌

三樂

十二國史曰孔子見榮啟期年老白首體無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矣意有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

萬物惟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我一樂人生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我二樂命有天傷我既老矣是我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處常得終又何憂耳

魚躍頌

琴史曰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于中而物格于外藝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琴而游魚出聽蓋其兼善於琴也故後人作魚躍頌以歌之耳

南音操

春秋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絳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官職也敢

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晉侯重禮歸之故有南音操

霹靂引

琴書曰霹靂引楚商梁作也商梁出遊九章皋之澤張且梁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霄電天火四起霹靂下擊元鶴翔其後白虎吟其前嘆曰此亡國之音也元鶴翔者譬如羅網欲高飛也白虎吟者開君悟不知歸也於是商梁歸返其室援琴而歌故有霹靂引琴史曰楚商梁者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為商梁耳

又梁簡文帝

謝希逸琴論曰夏禹作霹靂引樂府解題曰楚商梁
遊於雷澤霹靂下乃援琴而作之名霹靂引未知孰
是

來從東海上發自南山陽時聞連鼓響乍散投壺光飛車
走四瑞繞電發時祥令去於斯表殺來永傳芳

又隋辛德源

出地聲初奮乘乾威更作雲銜天笑明雨帶星精落碎枕
神無繞震楹書自若側一作時聞吟白虎遠見飛一作舞玄鶴

又唐沈佺期

歲七月火伏而更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始
戛羽以騁若終扣宮而研駘電耀耀子龍躍雷聞闐兮雨

冥氣鳴吟以會雅態歛翁以橫生有如驅千旗制五兵截
荒虺斲長鯨孰與廣陵比意別鶴儔精而已俾我稚子魄
動毅夫髮立懷恩不淺武義雙輯視胡若芥剪羯如拾豈
徒慨慷中筵備群娛之翕習哉

水僊操

琴書曰伯牙者吳人也少不好榮華以鼓琴為事嘗學琴
於成連先生精神寂寞心意專一尚未能也成連先生曰
吾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與吾
俱往事之否伯牙許之乃賫糧隨至東海登蓬山成連先
生謂伯牙曰子只居此習之吾為子迎師乃刺舟而去旬
時不返伯牙喟然心悲延頸四遠寂寞無人惟聞海水洶

湧群鳥悲鳴愴然感思仰天嘆曰先生亦應無師矣將移我精神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曲終成連乃刺船迎之與還伯牙遂為天下妙

流水弄高山操霖雨操壞陵操

琴操曰流水弄高山操霖雨操壞陵操伯牙作也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哉我乎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操更操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之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處女吟

琴操曰處女吟魯處女所作也古今樂錄曰魯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之女貞木歌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脩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拜兮屈身自獨去微清兮懷忠見疑何貧生兮

伍子胥

史記曰伍子胥楚人也名員父曰奢兄曰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使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日夜言太子短平王乃召其太傅奢考問之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

日王今不利其事成矣王怒因囚奢使人召二子尚欲往
員曰楚人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父子俱死何益父
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
俱滅無為也尚既就執使者捕胥胥貫弓報矢嚮使者使
者不敢進胥遂亡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船父乘船知
胥之急乃渡胥胥就渡解其劔曰劔直百金以與父父曰
楚國之法得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徒百金劔耶不
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五年楚平王卒子
軫立是為昭王公子光令專諸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
王閔閔閔既立得志乃召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乃
與師伐楚及吳兵入郢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

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闔閭死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必悔之吳王不聽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言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願王早圖之吳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日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乃告其舍人曰必掛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噐而抉吾眼掛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到死故有伍子胥

史記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懷王左徒博聞強識
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
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
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諛之曰王使屈原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
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怨思而作離騷離騷者
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
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
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諫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
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
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
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昧濯淖汙泥之中蟬蛻
於穢濁以游於塵埃之外於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
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離騷之辭歌入琴

馬

沉湘引

獨醒
濁清

史記曰屈原既紉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
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
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
死故有沉湘之引

沉湘弄 許洞

沉湘弄悲楚臣煙臯羽泣江籬春青鸞變黃雀白雲戍堠

氛江魚之腹誰能葬靈均千古萬古傷忠魂靈均去春湘
綠一鬼笑一鬼哭蒼天竊恐不察君之深誠君雖死之忠
亦足怨亦足不能碌碌如石落如玉

陽春引

白雪引
續雪引

秋竹引

襄陽耆舊傳曰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
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
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
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

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瀦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琴史曰宋玉者楚人也為屈原弟子善賦類屈原而傷哀感憤曲伸諷諭玉又自云嘗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然則玉固為能琴矣當戰國時雖俗聽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白雪是已去古寔遠雅聲益訛惜哉

白雪歌 齊徐孝嗣

謝希逸琴論曰劉涓子善鼓琴制陽春白雪曲琴集

曰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唐書樂志曰白雪周曲也張華博物志曰白雪者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曲名也高宗顯慶二年太常言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今依琴中舊曲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乃取侍臣許敬宗等和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六年二月呂才造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辭十六章皆著於樂府

風閨晚翻靄月殿夜疑明願君早留一作流盼無令春草生

又梁朱孝廉

凝雲沒霄漢從風飛且散
聯翩避幽谷徘徊依井幹
既興楚客謠亦動周王歎
所恨輕寒早不進陽春一作旦

又

禮樂志唐高宗以琴曲寢絕雖有傳者後失官商令有司
脩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
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為白雪歌古今奏正曲
復有送聲以群臣和詩十六韻為送聲十六節帝善之乃
命太常著于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箏曲帝亦著歌詞十
六皆著樂府張華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
瑟曲名以其調高和寡自宋玉以來未有歌白雪者宋玉
笛賦云師曠為白雪之曲一曰白雪楚曲也通與白雪周
曲也淮南子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謝希逸琴論曰劉涓
子善鼓琴制陽春白雪曲

白雪曲 唐僧貫休

列鼎佩金章淚眼看風枝却思食藜藿身作屠沽兒負米
無遠近所希斗斛歸為人無貴賤莫學雞狗肥斯言如不
忘別更無光輝斯言如或忘即安用人為

卞和泣玉 又曰三獻

劉向新序曰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厲王使玉
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刖其左足厲王薨武王立
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
而刖其右足武王薨共王立和乃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
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
之者衆矣子獨何泣之悲也對曰寶王而名之曰石正士

而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曰惜哉吾先王之聽難
剖石而易刑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屬何聽之
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有卞和泣玉

又

十和者楚之野民能明玉楚懷王時和於荆山採得美玉
未剖以獻於懷王王使樂正子看其玉子曰非玉也乃石
也懷王為其誑謾國君則其左足還其玉遂之及懷王崩
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使樂正子瞻言非玉也王責之刑
右足還玉遂之後平王崩荆王嗣位和欲獻之更恐殘刑
乃抱玉泣於荆山晝夜號泣荆王聞之遣使巫馬子視之
見和在山中涕泪交流日夜不止謂和曰子以石為寶欺

先君之甚則刑其雙足今何然而哭之和曰我野人頗識
玉先君信樂正子無識之言斷我雙足豈不痛哉然其實
為國之羨玉更欲獻王又恐占者不識懼被罰刑使信不
立所以泣也巫馬子曰荆王近立前者樂正子已死如審
是玉也為子占之遂引和見王王使衆工驗之疑不能明
和乃懼死以首叩地請剖之荆王即令工人剖之果得玉
匣王大驚嗟乎寡人先君信用讒臣不別玉石樂正子存
豈免罪耶則子兩足不亦痛乎荆王悽然流涕謂和曰足
不可續當如之何乃封為荆山侯和曰臣殘形之人輒敢
進獻豈圖祿位但欲立信非求榮也乃拜辭不受入荆山
截桐為琴鼓之作怨悲之音乃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

氣乎尹谷巖巖中有神寶騰輝光穴山采玉難為功於何
獻之楚先王遇王聞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
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歔涕龍鍾天鑒孔明
音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足離分斷者不續豈
不怨

雉朝飛操

一曰雉朝雉操楊雉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衛女傅母
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
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
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二雉俱出
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

然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崔豹古今
注曰雉朝飛者沐犢子所作也齊宣王時處士泯宣
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
悲乃仰天歎大聖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
因援琴而歌以明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時宮人有
盧女者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於餘妓善為新聲
能傳此曲伯牙琴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
背喬槐依絕區兮臨回池樂府解題曰若梁簡文帝
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群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
時將暮兮可柰何嗟嗟暮兮可柰何

同前 宋鮑照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
穀盧矢直劔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
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同前 梁簡文帝

晨光照麥畿平野度春暈避鷹時聳角妬壘或一作斜飛
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蕩子羅袂拂臣衣

同前 梁吳均

二月雉朝飛橫行傍壘歸斜看水外翟側聽嶺南暈蹀躞
恒欲戰耿耿恃彊威當令君見賞何辭碎錦衣

同前

麥隴青青三月時
白雉朝飛挾兩雌
錦衣綺翼何離袿
沐犢採薪感之悲
春天和白日暖
啄食飲泉勇氣滿
爭雄闕死繡頸斷
雉子班奏急絃管
心傾羨酒盡玉椀
枯楊枯楊爾生茂
我獨七十而孤棲
彈絃寓恨意不盡
瞑目歸黃泥

同前 唐韓愈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
群雌孤雄意氣橫
出當東而西當啄
而飛隨飛隨啄
群雌粥粥嗟我雉
人曾不如彼雉
雞生身七十
年無一妻與妃

同前 唐張祜

朝陽隴東泛暖景
雙啄雙飛雙顧影
朱冠錦襦聊日整
漢

漢霧中如衣聚傷心盧女絃七十老翁長獨眠雄飛在草
雌在田衰腸結憤氣呵天聖人在上心不偏翁得女妻甚
可憐

別鶴操

琴書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母欲將改娶妻聞
之中夜驚起忽聞鶴舞倚戶而悲憤牧子聞之愴然而感
於是援琴而歌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
漫攬衾不寐兮食忘飧故有別鶴操

琴譜曰琴曲有四大曲別鶴操其一也

衆轂子曰史記項羽敗垓下將與虞美人訣別起飲帳中
羽悲歌闋美人和之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其後漢

祖欲以趙王如意為太子而不能戚夫人涕泣高祖曰為
我楚舞吾為汝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無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
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卒不易太子茲皆別鶴操
之類也

又鮑照

雙鶴俱起時徘徊滄海間長弄若天漢輕軀似雲懸幽客
時侶提携遊一作到三山青繳凌瑤臺丹蘿籠紫烟海上疾
風急三山多雲霧散亂一相失驚孤不得住緬然日月馳
遠一作已矣絕音儀有願而不遂無怨以生離康鳴在深草

蟬鳴隱高枝心自有所懷

一作存旁人那得知

又 梁簡文帝

接翮同發燕孤飛獨向楚值雪已迷群驚風復失侶

又 梁吳均

別鶴尋故侶聯翮遼海間單栖孟津水驚唳隴頭山

又 唐楊巨源

海鶴一為別高程方杳然影搖江海路思結瀟湘天皎然
仰白日真姿栖紫煙含情九霄際顧侶五雲前遐心屬清
都淒響激朱絃超搖間雲雨迢遞各山川東南信多水會
合當有年雄飛戾冥冥此意何由傳

又 唐王建

主人一去池水絕池鶴散飛不相別青天漫漫碧海重知

向何山風雪中萬里雖然音影在兩心終是死生同池邊
巢破松樹死樹頭年年鳥生子

又唐張籍

雙鶴出雲谿分飛各自迷空巢在松杪折羽落江泥尋水
終不飲逢林亦未棲別離應易得萬里兩淒淒

又唐杜牧

分飛其所從六翮勢摧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
歸路遠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又許洞

歌別鶴別郎去嗚呼古有商陵之棄婦江天冥冥日將暮
山鬼啾啾嘯秋雨別郎去何所之黃金委糞壤白玉生瑕

疾鳳凰矯翼遊滿目蒼繩飛予不知古今輕薄兒嚴霜凌
厲青松枝蛟龍脫角老鼠聞晝拱無塵驚黃口霹靂火起
非積薪枯草空搖四十九

別鵠操

唐韓愈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
中夜悲嘯牧子感之而作

雄鵠啣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
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箜篌引

琴書曰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引舊說朝鮮津卒霍思子
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白首狂夫被髮提壺

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歌
曰公無渡河公竟渡之公墜而死當柰公何聲甚悲悽曲
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琴寫
其聲聞者莫不流涕嗚咽故曰箜篌引

炙轂子曰太中初纂異錄中有公無渡河歌曰濁波洋洋
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苦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壺
看入兮中流去浪擺衣裳兮隨沒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
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妾何適
遂就波瀾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源塞泉脉

又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

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誥一斗粟不與淮南春
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
託朋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
死何人繼其蹤

公無渡河引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
理百川兇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
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傍人不惜
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庸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
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平公乎挂骨於其間篋篋所悲
竟不還

又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馬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為
愚公乎公乎牀有管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娘
壘畝油油黍與葫瓦甌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
公乎其祭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娘哭嗚嗚

又劉孝純

諸公無渡河河廣風威厲橋偃落金烏舟傾沒犀柅紺室
空巖祀白馬徒牲祭銜口傷寡心崩城掩雙袂劔飛猶共
水魂沉埋俱逝君為川后臣妾作江妃娣

原楚引

楚人龍高之所作也高才多博達負笈携琴入秦遇秦昭

王崩始皇立于時焚書坑儒不敢言詩書經三年人不知
重資糧殆盡無由還歸思憶故鄉心悲不安乃援琴而鼓
之望楚長歎形於指下而歌之歌曰材委棄兮無精光命
不偶兮空自傷伍衆木兮寄濁世懷禮義兮思故鄉

楚引

琴書曰楚引楚游子龍丘高所作也高出游三年不還鄉
心悲不樂援琴望楚而長歎以象鄉土之音故有楚引